

孫淵如詩文集

一



孫淵如詩

文集
附長離閣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問字堂集序

陽湖孫君淵如寄所刻集著曰問字堂問字之名雖未詳所謂
要孫君之意則主于識字而已古者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學乳而得者也自倉頡下至周秦字
之學乳已多矣又更兩漢逾益多焉許叔重乃初爲說文解
俗字定從其一餘爲重文所定從者未必盡夫子之古文也而
重文中或云古文或云籀文其所定從亦未見其必非古文何
則一部重文式而一之爲古九顯然也夫學必以通經爲要通
經必以識字爲基自故明士不通經讀書皆亂讀學術之壞敗
極矣又何文之足言哉天運循環本朝蔚興百數十年來如
顧寧人關百詩萬季野惠定宇名儒踵相接而尤幸說文之歸
然獨存使學者得所據依以爲通經之本孫君最後出精驚
入極歎思有訊所問非一師而繼託始於識字於是一擷管者
與其曾懷本趣相值海乎學者之文迥非世俗之所謂文矣昔
者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子時天下皆用
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
好古是一說也其平日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
則曰吾從周是又一說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也夫文武周公
何知後世有籀文哉獨恨秦火以後展轉變易較壁中書大非
其舊說文雖參用秦篆然其引經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
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九經正義
雖去取未盡當然得者猶太半焉奈何唐明皇命學士衛包盡
改古以從俗而開成石經現在恐又有改衛包之所未及改者
垂唐以後之九經又非陸德明孔穎達等之本惟說文特完則

天之未喪斯文也好古如孫君庶足振千百年之墜緒而張之
與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名愈說文無此字新附亦無然其
言曰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又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是亦深有意
乎識字者或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蓋昌黎幼孤故也好古如孫
君其學進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後出其餘事以爲文信足以
卓然名其家者與子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
商榷亦譯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嫌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
誓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
載書甫有餘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功從而稍嘆之如此歲在
乙卯首春同學弟西泚居士王鳴盛拜誤維時行年七十有四

問字堂集贈言

錢大昕

去歲兩奉手教慰問殷勤如親譽欽足下在西曹公務繁劇而
撰述如是其勤此等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承示新刊文集
皆實事求是足以傳信後學其中太陰攷一篇與鄙見稍有未
合太陰即歲陰古人用以紀歲即名之曰太歲似無不可而與
歲星相應之太歲則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
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
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
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
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
足下不信太歲與太陰為二蓋主廣雅之說然漢志載太初改
元詔云後得闕達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
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
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即翼奉封事
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達十名攝提格十二
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足下謂淮南紀
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為淮南之誤僕謂淮南本以太陰
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太初
似異而實非異也其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鈞則
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言之而晉灼誤以為太歲則與太初不
符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淮南云歲池為大歲
與小歲對今本作太歲恐是轉寫之譌漢碑歲在戊午名曰歲
池者歲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歲池所在也天官書以歲池

五潢五車為一星歲池居中五車為匡衡故轉運亦如斗建後
人分為數名而淮南史記之文雖通矣弟目力益衰而炳燭之
志尚篤所欲言甚多匆勿不及輒復更希有以教之弟大昕拜
白季仇大兄先生足下乙卯二月十三日

復舊見集中

江聲

宋文學還南接奉兩次手函并問字堂集三卷覽典贊疑一册
問字堂集閱過一通釋人及擬置辟難議一篇為最河雒先天
次之其他論天文者尚容再閱細審至如原性篇弟不能知其
是亦不欲議其非蓋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
談弟所厭聞也地理古蹟亦所不諳無從置喙諸書之敘述
原委精詳博衍具見素學但諸多翻靡觀者不能一目了然此
亦行文之一病也及闕質疑甚蓋拙刻散布者多矣其得之
者以字不通俗而不能闕者有之其僅僅涉獵者亦有之其能
潛心閱覽與夫愛之而反覆數四者亦皆有之未有如足下精
研討論尋求間隙以相駁難者蓋所貴乎朋友者貴其能箴規
訓誨匡所不逮也所樂乎朋友者樂其砭我之失況我以善也
意見時有不合固無取乎盡合不合則辯論生辯論生則道理
明是此書之幸也聲何幸而得此子足下乎但拙刻已成不能
追改惟冀足下刻此質疑以弟所辯者分條散附其間亦足勸
成一書以垂後顧今惟冀典一篇余以後悉求教正陸續見寄
弟再辯焉弟樂聞已過決不護短想足下必不吝教也質疑原
稿繳上弟之所辯附焉又拙文五篇亦附焉前呈過二篇今又
呈此拙文盡于此矣餘言不盡祇候近安江聲頓首淵如大兄

足下

張祥雲

邇日多暇然讀問字堂集廣大精微鈎深致遠闢千古之偉論採百家之菁華粉爲獨得之秘則石破天驚推其致誤之由如推心置腹務折衷於一是無勦說而雷同真可以信今傳後才人學人俱拜下風矣弟私心悅服百讀不厭有未能領悟者數端敢竭愚誠陳於左右按原性篇微言大義追蹤昌黎原道之作惟習卽情一語竊以爲未確蓋習從外染情自內發不可相混又欲與貪利亦善語亦未安夫就性之善推到情之善又就情之善推到欲之善方足破浮屠斷欲去愛之說自是快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已欲立之欲字猶之欲爲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虛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嘗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既非善則所欲者善矣時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又添出貪利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云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善之証究與上下文氣隔斷且未明確卽已欲立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穩太陰考月太歲句中太歲考援据明確無可遺議相宅書吾兩人素所研摩者今讀敘文詳說陽宅三要之正義指駁飛宮三元之邪說真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覺步趨若失弟嘗欲彙集各家陽宅書分類排纂去邪說而存真詮當俟書成時就正焉釋人必不可缺可補爾雅之遺擬電辟雍條分縷晰酌古準今通儒碩議也先天卦位辨河圖洛書考以素問乾鑿度諸書正宋儒之訛而詳推其致誤根由可以羽翼經傳然邵康節

皇極經世推元會運世皇帝王霸之升降似未可盡以爲非三教論有功聖學爲關佛者第一義究其傳述之本推其緯飾附會之端直使佞佛者無從置喙東仁西義一段議論不刊應與諫佛骨表並傳惟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一語最下二字改爲又其次較爲渾厚詞取達意千載後自有公論也斗建辨日變考可謂善言天者天官書考補序直如們參歷并燭照而數計此事自關風憲堪証前因天文家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今能扶千古之疑案因斗建而辨歲差之非說頗近理至剖析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處經學通貫古今足破群疑我未之前聞也然欲離歲差以注歷恐未易言弟嘗攷明至萬曆以後日月交蝕全不準時利瑪竇之法已至中國而未行於是李廷機諸人紛紛條議修曆而迄無所就至

本朝用利瑪竇之法乃得以交蝕之法行其術星度日躔與舊歷全異外省人多有非之者聞康熙年間算日月交蝕不準聞有造謠口歷者嘗召其入至都與京中天文家對算溪口之法爲準溪口以恒氣注歷以定氣注日月交食卽唐一行所傳中法也今各省尚多用其舊五星家九用之京中書肆有賣豁口歷內載星宿者何不購來細究仰觀必有合於中法之妙理而數法除算交蝕外星宿多異名量天尺與中法差至五六度又所定量天尺星度自順治以來已三易而各異五星家所適從弟頗疑之而未能深窺與妙俟回京細陳參互考証庶得指教之益也神農本草經及諸子序考据詳洽足徵雅才好博學原舉陌考昭陵陪葬名位考正訛訂謬之功尤鉅帝堯皋陶稽古論以稽古爲法天并及於反古爲變古學論宏義聖人不能

易也弟學淺才疏所業輒棄去悠悠無短長然慕讀書好古之士恒不能一遇見足下天才不覺長言之不足并將芻蕘之見獻於大雅之前尚祈詳細指示是有當勿置之不議也順候文禧不備年愚弟張祥雲頓首上淵如大兄同年足下七月廿七日滌陽冲

朱珪

見示天官書考補序一首想見邇來心得直欲追躡衍揚雄而上之顧鄙人於此道茫然如也竊謂足下以學問聰明鉤稽載籍獨探精探發千古不傳之祕是則善矣然竟欲以用之實事則今陰陽術數家絕無原本而試之或驗乃通儒仰觀旁証而吉凶未必皆符即如史記天官書所云五星之廟與今五星家全不合當誰適從耶諺云山川而能語鄙人亦謂苦天不能言耳生量移劇地瀾切水競何時樽酒論心一抒積抱即有憂蘭之兆否念念乘使槎之便溯此奉復藉佈積忱順問佳安諸惟朗照不宜通家生朱珪頓首

阮元

接讀問字堂集精博之至此集將來積累既多實

本朝不可廢大家也以元鄙兒兄所作駢體文並當刊入勿使後人謂賈許無文章賡徐無實學也所有相商之處分別於後乞采擇之原性篇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最鄙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加闡明之河洛考龍馬龜即易書之文極確毛惠諸公所未及知也以九

官爲算法尤確言至此宋人言河洛直同說夢無復能置喙胡牖明有何圖洛書原舛錯曾見之石帝弄稽古論此最精核足破向來紐結之語太陰太歲元龜未能細留心候考校古書當必有合也辟雍尊著是矣似尚未溯其本原元有辟雍文一卷又封禪文一卷辟雍與封禪皆是漢以來人愈訟愈譌元之鄙見此當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爲敬與冕並重此即明堂辟雍之制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爲棟宇以避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邨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太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數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禪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至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制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即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巔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

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簡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

由此觀之石刻古矣其書無謬誤矣

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濟國為天下之中故爾雅曰

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

齊也中國幾千萬里皆其証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

矣故六經不言封禪秦漢慕古建明堂行封禪禮不得謂之非

禮亦不得謂之無德古封禪力足服天下者行惟是求仙采藥

致壞封禪二字名目耳光武尚可唐元宗宋真宗等仍是漢武

故智以致宋元以來目光如豆之儒敗口即管封禪是豈知司

馬子長司馬相如之學者哉此亦憑虛臆斷然十年來反復思

之似非無據乞大雅虛懷教附之

金石搜羅尚有出者泰山曲阜兩寧一帶可謂得其大端惟東

昌曹州武定諸府尚須採訪新得西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前山中有魏文帝事又北齊韋子深等佛經字大如拳千有餘

名在魏北魏鄭道昭五言詩在大基山新得者若天柱山趙明

誠泰山題名師曠墓漢書等甚多又得衛公孫巨戈漢鏡聚太

平元年鏡古泉化漢大將軍寶武銅印

矣六朝文俟冬閒編錄時當盡錄出奉上如魏賈使君碑之類

尚有存者若北齊造像記不過數十字可要否前札言修鄭康

成祠請京中同志書名山泉想已入覽再鄭氏奉祀生何以中

斷托禮部人一查示下為要秋帆先生如果來東此事更妙矣

勿此並請即安不具漏如仁兄年老前輩足下侍弟阮元頓首

上

王朝樞

朝樞讀書三十年一庵而出舉辭章考掘之業盡度高閣去年

大兄屢從析津得晤於客易行帳間屬道問學似覺神智有益

然不免淫思三日子肩骨立別後簿書迷目兼奔走上游嘗欲

作問字之書而神胸志塞不獲長敘今年三月荷子書來瀛并

先示大集三卷祕之高架亦未暇細讀境未識閣下時有南人

攜示畢制軍節署所刊墨子道藏淮南及所讓閣中金石諸書

知出鴻筆訂定以為西河亭林外有先生也邇日案頭少閒朱

墨差屏展閱大集不覺發我矇矓離所獲一斑而張芝碑跋之

坐非一日所能覽閱集中有原性篇昔人謂孟子不淺易故不

知性有陸陽先生綜性情陰陽而折衷諸子此開宗第一首大

文似不肯自居於考訂之學者此疑孟諸孟刺孟諸篇可不作

也五行一家自六季以來幾神日苑玉門金匱之書皆由偽作

故支離影合愈出愈乖若不推古初經傳則何所証據朝樞嘗

疑歲星太歲左右周旋之說星經史歷各載不同觀大集以羣

書表列廓然心爽至咸池大時關近世通書之謬者龍虎陰據

漢時現有之碑此其淹貫徵收明代方楊為之退舍

國朝樞總憲奏嗣通書神曜而於協紀書中博引義例究其本

原尚惜其未援經緯史書以為不備又讀尊著相宅序朝樞平

時常有一闕謂自宋以來所藏者曾楊廖程然曾楊廖氏各有

傳書而賴布衣者僅傳其浙中宅墓數處及僱官偽著近日考

之知為厲伯詔也江右人讀為賴不知其名而以布衣呼之

人之姓名猶然不傳其宅墓之法又可據耶今人以宅經竊卦

東益宅不西望之語此作東彼作西義何居乎又尊著河洛者敘溯原于太乙九宮岐黃素問而邵子先天之說推本于圖南信藏和虞翻而顯覺夫真千古之偉識不依人雷同也朝梧又請昭陵數十碑其諸系官階事實核之劉宋二史知唐書盡不足信則州志昌書出于庸謀之手者無足言矣尊著昭陵名位考乃親歷隨泉宜其核實也近代天文之學自梅宣城出而海內無敢議其非者蓋信其著書之多不究其微書之陋先生確據書傳博論其舛已足偉矣餘如釋人一篇根柢叔重象家之義實足補遺軀首篇之所不備也續刊想漸次積多刷本時乞多付幾卷以求資益又聞閣下考續

記名外用字室司泉大省觀察要道發文章為經濟下風幸甚至趙氏水經注刻本朝梧未得見不知長安坊中有售者否朝梧所藏抄本存諸京中此時若要取之不易閣下要抄只能俟朝梧有便入京時親自檢出再發抄錄呈上非居奇也鑒之便期賜玉附候尊安並璧為禱統惟懇懇不盡虔依

問字堂集卷一

雜文一

原性篇

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告子賤漆雕開公孫臣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為陽主性地為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脣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為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為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為陽情為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為陽地為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以五行言之木火為陽土金水為陰以八卦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火陰坎水陰合陽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為陽義智為陰信為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為陽怒惡哀為陰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為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其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教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黃子所云人有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王不虞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惟僞尚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言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天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屬欲欲有善惡麥陰黍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之說本孝經鈞命訣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善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卽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己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勝得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所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卽人之中節也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與濁清淨無垢卽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凡而有悔反可以至於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情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後以兼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而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知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

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其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得教而為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符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名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符非性有三等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至告子以食色為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為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哀懼愛惡為五氣大戴政五氣為五性是皆以情為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名情性其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鰓形梟鳥食母甚厲搏擊此皆性惡也否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為其情將成于惡故形先見人之為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為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中所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感應皆本五常之教舍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即五常之事

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顆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即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即用中庸篇言用中解者以庸為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為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稱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為虛位非其親驅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報貴剛而賤柔則儒家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

太陰考

太陰有二一為歲星之陰亦名歲陰亦名太歲亦曰青龍曰天一淮南史記所稱以紀歲是也一為酉辰從魁蓋陰氣之太始書緯言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牛屬丑艮少男陽之始畢在西位酉為兌少女陰之始遯甲書所稱在陽遁值符前二位陰遁值符後二位是也古今言太陰不分為二故不得其實漢書注張晏言太陰歲後三辰孟康言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史記正義張守節言太陰歲後二辰此即從魁誤以注史記漢書者張揖廣雅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即歲星之陰考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文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是知太歲與歲陰太陰為一漢書翼奉傳元帝即位明年地靈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按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天文訓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謂太歲也蓋許叔重注今本脫之天文訓又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

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正張揖書所本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三
十年純奏云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天文訓云大陰在甲子刑德合
東方天子賢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後漢律歷志云蒼龍移辰謂之歲又據漢碑稱蒼龍
為丙申後漢書云永壽三年倉龍漢書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廟為龍建酉是年為丁酉倉龍記云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是年為甲龍在龍旂龍集漢外黃令高龍碑云光和七年龍在田教中平二年為乙丑漢荊州刺史度衡碑云永按其甲子皆即太康元年歲在龍尾龍集丁未是年為丁未按其甲子皆即太歲所在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考史記孝文本紀淮南王立在天文十六年是年丁丑與淮南不同者太初以前十月為歲首丁丑之春即丙子冬也此又太一為太歲之証太一亦名為天一也太歲之名太陰蓋以雄為歲星又行於地故有陰名陰之言景也鄭康成注周禮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說文解字云歲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史記集解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賈公彥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又云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見鄭康成所說歲星與太歲分左右行度與淮南史記言太陰歲陰同遯甲書以天罡加歲支亥上所建本法辰推歲星亦相符合今人讀淮南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而不知太陰與歲名同又讀史記上言攝提格歲者寅也下云歲陰在寅申問歲者卯也下云歲陰在卯以至十二辰皆然忽之不察耳其惑甚矣歲星一年次舍雖與太歲不同而常以歲建之月與日晨出東方故鄭康成注周禮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鄭云然者非謂太歲與

歲星同次蓋如太歲在寅之年歲星雖居丑其出必在寅寅之月其餘十二次可推故天官書云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鄭司農言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謂太歲與歲星同得名為歲賈公彥釋此不明也古人云歲在多是歲星晉書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注云歲星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注于元枵杜預注云歲星也孔頴達云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今按注于元枵之說乃歲星自丑斗牛右轉入子子虛危之次非太歲左行所在明矣太歲亦或單謂之歲始于呂覽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涓離考莊襄王滅周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為涓離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為秦始皇即位八年則當云大淵獻也漢人既以太陰歲陰青龍紀歲猶有稱歲為歲星者如荊州刺史度衡碑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既以龍為太歲則歲是歲星其云鶉尾蓋指太初歷歲陰在未歲星在注七星張而音耳後人習知太歲紀歲之義又止據以歲在為太歲之文漢書長史武班歲在丁未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漢金華長侯成碑云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堂邑令費鳳碑云歲平六年歲在巳大說始不知有歲陰太陰之名矣曹雲圭誤以歲星為太歲又以太陰為后宮之星在帝後二辰附會歲後二辰之說豈不足辨梅穀成謂歲星因太歲而得各亦非是攝提格重以歲為木星制字之始則太歲實因木星而得各故有青龍之名玉海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其言得之矣

漢書風華傳注考誤

漢書風華傳元帝初即位上封事曰正月癸未日加申時有暴風從西南來風呂太陰下抵建前

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為癸酉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

初即位之年又下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十一飢疫尤甚上迺

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皆假貧民勿租稅按之元帝

紀亦是元年事奉上下封事又在詔前開是癸酉歲無疑張晏

此下注云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

太歲後孟康云時太陰在末月建在寅寅從未下至寅南也

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蓋誤以太陰為在太歲後又不考本

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疏謬甚矣且上云從西南來者酉在

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其云建前者當是正月建寅耳

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震奉傳封事曰今年太陰

建於甲戌

考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七月詔曰一

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証太陰即太

歲也孟康此下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上疏曰臣願陛下因天變

而徙都如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京行

考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歲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

衆咸進議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具其意若

曰云云即帝紀所言進議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

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子左行至丑丑在

子東也張晏此下注云如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

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誤矣奉傳中一云元帝初即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蓋明白矣注漢書并本傳忽之已可怪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奉言厭勝東行奉于建次何由勅帝遷都乎

太歲歲星行二十八宿表

太歲 即太陰歲陰 歲星 歲星出月 十一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寅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十一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辰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午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申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酉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亥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丑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卯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巳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未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申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酉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戌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亥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子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丑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卯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巳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未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天文訓 太陰在申歲星在斗 歲星舍斗 歲星 正月晨出東方

[illegible]

天文志	太陰在亥	在角亢始	十月
石氏	攝提在亥	歲星在角亢	
甘氏	攝提在亥	在尾箕	
太初歷	太陰在亥	歲星在角亢	
春秋緯	太陰在亥	歲星在角亢	
天文訓	太陰在子	歲星在角亢	九月
天文訓	名曰罔秋	歲星在角亢	
天官書	歲星在子	歲星居卯氏房心	十一月
天文志	太歲在子	歲星居卯氏房心	十一月
石氏	攝提在子	歲星在角亢	
甘氏	攝提在子	歲星在角亢	
太初歷	太陰在子	歲星在角亢	
春秋緯	太陰在子	歲星在角亢	
天文訓	太陰在丑	歲星在角亢	十月
天文訓	名曰赤帝	歲星在角亢	
天官書	歲星在丑	歲星居尾箕	十二月
天文志	太歲在丑	歲星居尾箕	十二月
石氏	攝提在丑	歲星在角亢	
甘氏	攝提在丑	歲星在角亢	
太初歷	太陰在丑	歲星在角亢	
春秋緯	太陰在丑	歲星在角亢	

按天文訓之太陰天官書謂之歲陰天文志謂之太歲甘氏謂之攝提是以攝提代太歲楚辭之攝提貞子孟賁即太歲建寅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記漢書前兩月蓋淮南之誤觀鄭康成引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所建之辰以見則知太歲月建在寅歲星亦以寅月出是史記漢書正月出

之說為長矣餘十二辰仿此淮南史記石氏春秋緯紀歲星所在之宿大畧相同甘氏每在後一宿太初歷每在後二辰者據漢志云甘氏太初歷所居不同者以星羣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考淮南云歲星舍斗牽牛東井與鬼為對丑為斗牽牛未為東井與鬼則知丑對于未太陰在寅歲星必在斗牽牛甘氏所云黎女太初所云營室東壁或有不揣本而齊末之失矣歲星羣縮則為災故甘氏言歲星所居處安靜中度吉天文訓言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皆有凶驗然則因太歲以求歲星固有常失之舍而太初歷所以與淮南史記甘氏諸家異者按之天文訓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今太陰在卯是為仲歲星當居子行女虛危三宿淮南諸家皆與天文訓所言合惟太初歷則行奎婁一宿可以証其法之不符矣凡此疑太初改建寅之後歷家沿襲差之誤今據各家同異具表如右石氏太初歷無全書見天文志所引甘氏春秋緯見開元占經與天文志所引甘氏多不同者班固纂錄之誤也

月太歲句中太歲考

太歲有三一為年太歲左行二十八宿十二年一周天始見于海外南經云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淮南天文訓謂之太陰云太陰所建歲首穴而處鵠巢而為戶說文云鳥者知太歲之所在鳥即鵠字知所在者亦言向之是為年太歲黃神也一為月太歲二月起卯三月子四月酉五月午六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亦謂之咸池亦曰小時天文訓云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

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又云太歲迎者尋背者強則與太陰之不可背而可鄉者絕不同故知非年太歲今陰陽家引李鼎祚則以大時爲正月起卯月行四仲明以來通書皆用其說通甲書推大時法云天正加月建亥卯未辰有加仲者其下卽是大時所在如法推之則大時三月起卯四月子五月酉六月午七月復至卯終十二月右行四正又與淮南二月起卯及通書正月起卯兩說不同按通甲書所謂大時今通書誤謂之天吏三合五行死氣之位也李鼎祚之大時三合五行沐浴之位也淮南之大時通書俗謂之打頭火亦謂之飛大煞三合五行王氣之位也其法申子辰月在子亥卯未月在卯巳酉丑月在酉寅午戌月在午卯從二月起卯右數四仲得之大時凡三說皆不吉然求其所以名咸池之由則似三合沐浴之說爲近豈淮南二月字當作正月與漢西嶽華山碑云元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或是歲在四正則有咸池之名或古人誤讀淮南咸池爲太歲之語而以年太歲爲咸池不知其審句中太歲者亦因蒼龍所在而得名故王莽傳注服虔以蒼龍爲太歲通典引太公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句復從開牙門常背建向被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夫云一句而從趨避吉凶則非年太歲及月太歲明白其法出于龍首經曰諸欲求日白虎六甲爲青龍六丙爲朱雀六戊爲勾陳六庚爲白虎六癸爲元武假令甲子句青龍在子朱雀在寅勾陳在辰白虎在午元武在酉大將軍青龍執法行刑抵朱雀將往來抵勾陳以白虎加敵人伏勾陳抵元武他皆仿此通甲書亦載其式云六甲在子青龍大將軍之六乙在丑遯星鼓角居之六

丙在寅明堂士卒居之六丁在卯太陰伏兵居之六戊在辰天門軍門居之六巳在巳地戶小將居之六庚在午天獄斬斷居之六辛在未天庭判斷居之六壬在申天牢糧草四繫居之六癸在酉天藏華蓋甲仗居之終十辰至甲戌則戌爲青龍據此知太公所云竟一句復從者卽其法而遯甲書云背太歲當萬人太將軍五千人太陰月建各當五千人則卽以太公所云建爲月建所推太歲太陰大將軍與今陰陽家所載同疑非古法也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朱雀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定午爲定未爲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開主太陰按孤虛式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天文訓既云勾陳在子又以子丑爲主太歲太陰下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勾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則此太歲太陰卽旬中孤位特未識何以又分太陰太歲爲二其云主者猶言與之相應如馬融注書以斗七星爲一主日二主月之類天文訓寅上自有太陰則不得復以丑爲太陰錢少詹事據其文以爲太陰在太歲後一辰豈未必然且淮南此文太歲字協紀辨方引作太陽或別有掇矣斗建建離神亦名太陰故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是又一太陰也郭氏元經有太陰子年在戌丑年在亥順推十二辰遯甲書推太陰法常以功曹加歲支神后下是也此卽時憲書所載太陰又與淮南歲陰及遯甲書陽道前陰道後之太陰各不同考古者固不可以同名異實而誤矣

相宅書敘

蜀之江津縣蔡孝廉以儒術通陰陽五行之學出其師授相宅書索序予予覽其書而善之書名陽宅三要三者何曰宅曰門曰竈也宅門竈所在之方陰陽相得五行相生及比和則吉否則凶用其法遊都下斷驗如神予嘉其法之合于古者有五

一曰各具一太極看法以各院中分八卦方位其視門以門內之院視宅竈以宅竈所在之院合于黃帝宅經云隨宅大小中院分四面作二十四路則知世俗所用門上水管水中望水之法非也二曰論八卦方位不論天干地支世傳有八宅周書者惟以八卦分吉凶八卦之稱父母長少男女疑即主于人事故作宅尤宜取法如戊亥屬乾壬子癸屬坎即以乾坎論餘俱仿此至選擇以天干爲重故選甲書以甲己各營五日分上中下元陰宅以地支爲重故兼十二辰三者之分各有至理善乎蔡孝廉之言三元者天道宜用之選擇不宜以之相宅也三日各房之戶論方不論向與大門異其法出于楊益字篤龍卦書云各房門戶但論背坐一作生之方不必論向蓋陽宅用天光陰宅用地氣門戶既名爲氣口天氣從此入今世相宅家定各房門戶自屋內視向失之遠矣四曰竈屋門在宅吉方竈火門向宅主本命吉方竈座壓本命凶方亦出龍卦書云西四命人舊竈在巽巳方不吉今移往乾亥方東四命人舊竈在乾亥方不吉今移往巽巳方夫西四命人以巽巳方爲不吉則移竈在吉方可証舊八宅書謂竈宜在宅凶方者必是誤認竈屋爲竈座也五日論宅以舊書正中之戶并門竈爲三要合于月令五祀之義五祀有中霤義爲星水流之中即中堂之戶其稱隱者路稱

戶者小子門言門與宅足兼隱與戶是三要即統五祀宜置吉方也相宅之術出于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古有宮宅地地形二十卷見藝文志形法家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今所傳惟有黃帝宅經而其文稱文王孔子子夏淮南李淳風諸家宅經蓋宋人撰集成書非古本矣然以乾坎艮震爲陽巽離坤兌爲陰辰戌爲斜界修造則陽宅以陰爲得陰宅以陽爲得遷葬則從陰入陽從陽入陰爲吉重陰重陽爲凶其術有所傳不可誣也又有生氣福祿五鬼絕命刑禍之名即今八宅書九星所本考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曰破軍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廉存第六曰巨門第七曰貪狼七星加輔弼又見郭璞元經而明周視作陰陽宅論以爲立名之謬蓋不知妄作之言矣漢時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淮南及鄭康成注周禮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即此書許叔重以堪爲天道與爲地道又有圖宅術書見論衡所引王充言宅有五首姓有五聲壽比者吉相賊者凶王符潛夫論亦云商家之宅宜西出門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隄禦以來冬行用之至唐呂乃云堪輿經黃帝對天姥始言五姓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浸多本同未異非虛曲角微羽相管攝也其言似近理而實不然猶之古人言武王以甲子日興紂以甲子日亡不知逐甲之法同一日向東北則吉者向西南則凶武王以甲子昧爽擊紂渡孟津向東北其日生門在艮故勝紂則反是故敗也古人又言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是不知宅經各院中